



## 義守大學在「做部落真正希望的」計畫

義守大学の「部落が本当に望むことをする」プロジェクト  
What Concern I-Shou University is the Projects of "What Aboriginal Communities Really Hope for"

文・圖 | 胡哲豪 (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傳播與設計原住民專班老師)

### 莫拉克

風災後10年，霧台鄉及三地門鄉族人離開原鄉遷居至屏東長治百合部落園區，我所任職的義守大學自2017年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迄今，深耕屏東長治百合部落園區及原鄉部落，秉持「做部落真正希望的」理念。我在2018年正式成為計畫協同主持人，加入原住民族學院、觀光餐旅學院、理工學院、醫學院、傳播與設計學院及管理學院等6個學院所組成的跨領域團隊，並與「魯凱皇家學院」、「魯凱族民族議會」地方組織建立長期共同研究與合作夥伴。身為計畫唯一的原住民籍老師，對於



學生透過田野調查實務課程，蒐集土地議題與災後課題。

實際執行「過程」有不同感受與省思。透過此文，我將把各項突破性作法及地方觀點給予各界參考，希冀能為在地計畫增加更多力量。

**族人從不信任到關係逐漸修補**  
學校因為我的研究專長在城鄉規劃及原鄉災後重建，邀

請我加入在地計畫團隊。而我也非常期待且榮幸接下這個任務，心想可以為團隊付出心力，終於可以為部落回饋。對於在地計畫的核心理念，我們都知道「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但回到真實的原鄉部落、田野場域，又



德文部落族人提出製作傳統領域共做共學的合作機制。

如何落實計畫所強調的「從在地需求出發」？我永遠忘不了剛抵達部落，向族人進行計畫說明的時候，部落有一位重要耆老對著我們團隊當頭棒喝：「你們跟以前來的團隊都一樣，進來就是利用我們原住民，你們跟外面的財團還有學者一樣，很好聽要幫助我們、解決我們部落的問題，但最後我們原住民都是被消費。你們拿走我們的智慧，賺錢的都是你們，也不會留下成果。甚至利用完我們就走人，資源只有在幾個人、協會那裡，造成部落分裂跟對立。我為何還要配合你們？」

在計畫尚未執行前，族人把過去與非原住民團隊或是學者不好的合作經驗向我們抱怨與訴苦，認為我們也跟過去

外來團隊一樣，總是談美好願景、深化部落內部對立。這樣的歷史創傷經驗與不信任關係，導致團隊在執行計畫前，就被族人深刻的保守主義及不願意被破壞的現狀給阻擋，對於我們真正想為部落做事、實踐以在地需求的理念都被視為可疑的。即便我是團隊唯一的原住民老師，也似乎成為族人眼中的共犯團體。當下，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忽略過去族人的痛苦記憶。這件事讓身為原住民學者的我意識到，需要花費更多心力與時間理解部落過去的不信任問題，透過陪伴與傾聽方式修補地方長期的問題。而做法上，我除了個人不斷利用假日與週間空檔時間返回原鄉拜訪關鍵人物，也創立「長者會議」的討論機制，邀請部落耆老、傳統領

我除了個人不斷利用假日與週間空檔時間返回原鄉拜訪關鍵人物，也創立「長者會議」的討論機制，邀請部落耆老、傳統領袖、組織代表、意見領袖等共同出席並提出想法，透過此機制了解雙方需求，傾聽族人對計畫的期待，甚至部落方提出可以協助計畫執行的面向。



袖、組織代表、意見領袖等共同出席並提出想法，透過此機制了解雙方需求，傾聽族人對計畫的期待，甚至部落方提出可以協助計畫執行的面向。

### 從一個人到一群人

深入了解地方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透過族人描述那裡，進而理解族人描述「人與環境、人與土地」





本人與學生共同為部落策畫微型博物館之傳統領域策展。

之間的關係，以及認識地方議題的方法。也確實地，我透過此項機制蒐集場域實際問題，以及未來需要合作的可能路徑。這個機制的建立是我觀察到族人平日就善於討論、協商事情及檢視問題。特別是在排灣族的日常文化裡，遇到複雜的工作彼此需要透過協調來解決問題，而雙方協調的過程其實也是從彼此觀點相互學習，marjepatjulju是協調，也是「相互學習」的意思。計畫執行至今，族人逐漸信任我們，也將過去不好的經驗提出來，例如：族人描述災後重建後的水汙染、空氣汙染問題，因長治百合永久屋緊鄰肥料廠，工廠不定期排放惡臭氣體，導致族人在身心靈受到創傷；災後單一經

濟作物政策造成產銷通路受阻與土地受限等。當族人願意表達場域問題及團隊實際接觸議題後才發現，我們必須在構想計畫前先理解與彙整當地議題，才能進一步彙整未來可行的規劃。長者會議不僅提供在地問題與蒐集議題的雙向溝通平台，也讓我們重拾夥伴信任關係。我們團隊也透過此項機制共同與族人協力完成計畫，減少團隊人力與資源上的成本，更大的收穫是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 以社區為基礎的參與式方法

因跟地方建立穩定的長者會議機制，我在向學校提出下年度在地計畫構想前，會回到部落召開長者會議，透過會議傾聽族人的意見與

想法，並讓族人參與整個計畫設計到人力配置。例如2020年，德文部落向我提出部落產業的發展困境，如何把部落原有的登山步道發展具有深度的文化導覽路徑？族人提出「傳統領域模型」共做共學的計畫，過去原鄉公部門曾經協助部落調查傳統領域，但未能滿足地方需求。藉由我在原住民族學院所開設的「田野調查實務」、「原住民族藝文展演規劃」課程引導原住民學生透過深

我認為除了完成計畫各項指標，也要花費更多時間傾聽與陪伴部落族人。時間的積累會讓彼此的信任感愈來愈深，就是因為你付出很多時間，族人才願意把內心所遇到的各種問題說出來，或是把過去不好的經驗提出。



度訪談將每個土地名字、生態知識，甚至部落過去曾被日本高壓殖民的遷徙路徑都納入調查計畫，未來可以製作導覽手冊供部落導覽人員使用。執行計畫過程，長輩意識到應該要讓下一代子孫知道，我們過去如何努力捍衛生活、如何互相合作開墾這塊土地的歷史，甚至提出「社區微型博物館」的願景，希望透過故事讓觀光客知道這塊土地的主人是誰、我們如何遷徙。學生透過在原住民專班所學到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回饋原鄉。這兩年，部落族人也看見學生努力的成果，甚至透過策展方式，把部落因政治所造成的對立與疏離感重新拉近。

#### 達成KPI的同時，也要注入更多靈魂與使命感

我認為除了完成計畫各項指標，也要花費更多時間傾聽與陪伴部落族人。時間的積累會讓彼此的信任感愈來愈深，就是因為你付出很多的時間，族人才願意把內心所遇到的各種問題說出來，或是把過去不好的經驗提出。而我們能做的就是修復關係，重拾部落與外界合作的信任感。透過學術單位



本人向族人分享成果。

與部落將原住民傳統智慧共同建置起來，就像紐西蘭族人提到的「研究到發展、發展到研究，一個人去夢想一件事有它的限制，但若是一群人團結在一起沒有不可能的。」這是我過去在參訪紐西蘭所受到的啟發，做事要有計畫、要研究、要裝備知識、要一群人一起、要彼此傾聽與分享在做的事情。最後，一定要實踐，完畢後要檢討過程中哪裡需要調整。我非常強調「過程」的重要性，透過過程強化社群集體性，也弱化個人或是主流機制在組織中的阻礙。作為新一代原住民研究學子，我

們這一代要面對的課題會愈來愈複雜，要研究的領域愈來愈廣，而我們如何在研究或參與計畫中做好應有的學術倫理及發展出適合原住民研究的研究方法是未來要持續努力與對話的，進而達成落實跨領域社群與原住民的交流，創造族群與原住民族相關研究多元。◆



Valagas Gadeljeman  
胡哲豪

排灣族，作者特別強調自己是「屏東縣瑪家鄉瑪家部落及三和部落」人，1987年生。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曾任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文化小組研究人員。現任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傳播與設計原住民專班老師、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執行秘書。